

崔玖毛珎徐奔何夔邢顛鮮司馬世傳

鍾繇鍾毓世華王暉王肅周生熒世董鶴傳

程昱鄭嘉世董昭勤世華世濟勤放孫資傳

甄此字無家可馬暉世木習張統世溫煥賈逵傳

任峻世蘇助杜畿世鄭演禽世世傳

# 三國志

卷十二 臣 卷十 六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按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渚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患者德況公親御

近

戎馬上下勞勩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述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縗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遂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惟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琰嘗薦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譏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囊幘籠持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諂乃收付獄殺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曹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急至此也遂自殺始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按時或作特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熒後至同坐以告熒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云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勝蓋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驩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專方伯起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割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論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網羅其自理其疏粗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恐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復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沛水直到所治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遂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遂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熲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安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本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勿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術偕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纒綆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曰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識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許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彌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肯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擗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怨亂融見收願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入歲小兒能玄下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忌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南陽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必欲極其兵執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妻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千伯少與太祖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妻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千伯少與太祖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安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亡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諫魚豢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而琰最為世所嘆惜至今冤之  
荀綽冀州紀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  
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矣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走行人擬壺食之繫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奸貨之求吏滌于上俗  
移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  
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  
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  
大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  
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  
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  
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  
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  
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  
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  
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備人伐邪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  
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  
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  
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  
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  
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  
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  
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  
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  
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  
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  
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歐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 諸誘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獻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亦不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器錢白巾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濊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

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也子寧以他規哉 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顯於魏朝儀問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

之徐奕失位而祥嘆被誅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本嘗不嘆歎思奔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 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 軍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關 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 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錢氏大所曰承祚之志范 顯稱其辭多勸戒世如 何夔裴潛鄭渾杜畿 陳瑞漸觀賈逵王昶諸 傳頗多溢美之詞蓋由 諸人子孫在晉顯達故 增加其美而李豐孫綽 輩志于當此乃不得立 傳曾夾何晏鄧颺之惡 亦實于司馬者師成之 祐非實錄其亦異于良 史之直筆矣

斬陽斬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斬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律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大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如其捶扑之罰豈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安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上侯之所能臣各器之所羈紲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箠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具有焉放之  
可也省  
出為城父令魏事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等儀曰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竝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千寶

晉書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原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魏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讚曰：顒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補遷至司隸校尉。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輛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矯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與焉汴水之敗信被瘡賴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有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善對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避難又何能利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到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逐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信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悲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懷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

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

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

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

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賊盜入亂吏

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

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肱郡而賓

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

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

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

錢氏大所曰管當作管  
濟南有管縣故下有  
馳檄濟南之語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

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奉申成以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定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塲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自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替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顥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十二

馬川世鳳圖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繇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十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惟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顯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皆悟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時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益軒以為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各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

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懼俊為

及古劇 漢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  
張禮賊曹掾杜怡老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先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等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中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車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云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真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

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邑郡據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領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據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據按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衝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聚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去理至乃使邑遠詣關庭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在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病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前爵士臣入嬰篤疾涕夏盛劇命時呼吸不舒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洗伏須罪誅詔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營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

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

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

不朽 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栴邑 魏略曰賜爾鸞旂輔敵瑞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

事顯故不載 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

銘于景鍾至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蒞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焉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就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則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

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并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言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矜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誰嘉况益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願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澤在昔和氏殷勤忠薦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策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願念孫權了更賦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嫉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孫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而止戶

外緣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錄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緣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牌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

著白練衫門繡襦襜傷左牌以兩襠中懸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錄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人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者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疑則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欲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中姦僞忿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必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闕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者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非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衆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蓋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錮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爲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有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諭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帝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言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氊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人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無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那根何之同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女言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其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憤非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夫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收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日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求吾便去也翻還報策乃進軍歆為中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行揚州盛兵而豫章郡大恐官屬請出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自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固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祭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檄直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往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劉符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暉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更作檄明日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諂邀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賤方之於歆答就大焉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款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款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款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款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款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語款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以下無不受爵位款以形色怍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號文帝久不擇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首領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人悅遂重異之款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款出而嫁之帝歎息後盛曰盛開慶賞感則必宗於上權宜有怨出自人君子之成言已然之類我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吝款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中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幅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比天之仁而道則未也魏書曰款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故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語款曰款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表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款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款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款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頂兩吏詣門便碎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請諸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款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款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任問兒消息果已死款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一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款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欲必起乃還欲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欲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

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

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

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

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欲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敬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

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請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具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澹常慮天下退即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煥字長駿晉諸公贊曰煥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文學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煥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澹字敬叔世語稱曾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解昆尚書澹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軌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陳氏案書曰陳泰當作陳厚泰  
以尚書中為尚書則其官職與陳厚泰  
當在文昭之世是時陳厚以尚書  
尚書中泰時在位其後亦當  
為司空  
陳氏案書曰王密當從晉書華表  
傳作王密案竊之也別見陳會  
傳注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闕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明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懼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泉夫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干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營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則以項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遣罪細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云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櫓流矢始交便棄櫓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中腹就鞅蹠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由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此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讓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徇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當今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皆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明朗曰不能效君若在會稽折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稱不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諸朗朗答曰孫權前歲自詭弱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執已成重休累慶難吝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士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疆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則節首奏曰謂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鄉侯下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堂入附房之宮齋必百曰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且則七千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前女以蹈舞綴釀酌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駢駢駢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居民為政皆三千中二千石絀罪劓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粟慈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夫皆資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制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口一太牢之祀郡國能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掃之矣明也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稱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陶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帥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各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假武而發甲放馬而戢兵宐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曠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絲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勇畜於執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而大魏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逮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

以爲喻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嗣集載朗為大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日雋帥更兵七十一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馬始見害登手格賊以全馬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心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一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即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  
勤勞詔曰忠義彰者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允顯褒贈近任當得此更令以登為大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  
蜀不則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也畢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人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矧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

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穢棄殺之盡外車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疆地也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自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華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復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襦秦温秦温則不能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詔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則本名嚴後改爲則魏書曰則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附烟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

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

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

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

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

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

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  
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  
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  
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  
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  
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  
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

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

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

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後肅以常侍領祕書蓋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魏氏範曰明帝不從使  
稱皇皇下疑脫帝字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下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澤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空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肥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縈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度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女善俱以豪俊競於世終於後將軍度子康降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音武帝同各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

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曰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

依將軍段熲採梟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

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

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

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

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法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

先讀百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綬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文即綬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董遇家經傳又叙錄有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墮。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買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黃州。聞夏為本郡所實。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辭官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薛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屬無以拆。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流遷。擔負經書。每以採摭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印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難後數歲病亡也。其弟鄆。序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鄩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陳氏景雲曰。劉是語當是裴注如張周傳。評後注引張瑞以為云。與此正同。前為晉武外王父。史在本傳。略無貶辭。豈于評中反。據其評陳評三曰。辭意不足。其下不容更補。他語也。錢氏大所曰。承祚諸評。文簡而要。從未引它人說。少章之言是也。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皆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料耳。不當顧中甯以士材質適。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重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泚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乎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

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

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

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

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

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

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

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

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

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

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

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

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  
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關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也今天下略定在邦  
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是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降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  
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八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雄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二十七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不遜吾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疆終為所禽嘉竊

料之紹有十勝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奉順以平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丁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忍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

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

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自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使信以招俊傑猶懼其

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官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

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皆皆萬人敵

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此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

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拓地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表術嘉與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表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

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

劉備議者懼軍出表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

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

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

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俳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

年也今正以襲許年

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表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

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以此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爭之以為首事隊屬皆帝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哀忠寵賢不必當身念功惟績思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達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帳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丸九震威遠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力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

褒三為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和家誠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

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廩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警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請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傜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關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  
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  
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  
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  
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  
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  
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  
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  
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  
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  
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  
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  
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  
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  
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  
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  
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  
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豈徒與列將功臣並族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

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

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

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

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

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

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

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霸等不進休意

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

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救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

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特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遷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其與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草能斗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惠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邴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為司空倉曹掾

傳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  
 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  
 見如比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  
 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妄於猥坐說也太祖已  
 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

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殺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

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各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

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逼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逼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安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心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譽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雖執事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逼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禪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憾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三國十四



舉而內行不  
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  
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  
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  
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  
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其情而已  
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  
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  
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  
自我魏室之承大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  
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  
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  
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  
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  
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  
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  
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  
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  
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  
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  
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阼  
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

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

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幸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未待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

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說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從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上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來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

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思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

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

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

困於俗卒不能自安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上弼傳曰淮南人

於天下豈不惜哉當時所推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

乃謝其言之過千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人將軍怒曰卿平生與

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

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

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  
萬已到雩婁遣主部迎喜二部使齋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  
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  
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表  
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  
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  
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  
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兄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空急而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案後漢書張綱傳作豺  
狼當路據此則亦不當  
作虎狼幸快遊唐太祖  
諱所改耳漢書張綱  
傳作豺狼橫道疑亦小  
類遊詳所改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  
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  
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止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夫  
信也帝不聽議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  
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  
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  
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開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存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則也

齊王即位徒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誦士孫阿今見召  
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今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曰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  
不復得歸永辭於此矣氣厲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采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  
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意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云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曹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識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蚘龍神於獮獮自祭其先不祭蚘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獮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獮之譬雖似非諸然其義自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北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竊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將濟之辭已可謂之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將濟其有焉是歲薨諡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宜王肯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邵陽祓祠祓音都活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及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若平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澗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

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

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

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撥動費力廣六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

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

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

曰都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旋輒平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

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彼國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

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

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令孫資等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交與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眾人自謙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逸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邠邑各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椽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出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雜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軾關西選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蹶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

弟篡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筆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



呂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夢劉子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營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二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順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秩有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二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一類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丞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書十五

二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表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場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謂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為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處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夫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夫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紳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  
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鎮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屬以公義簡刑獄務農公每有與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  
悅顧劉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守徵士武陵伍

案水經鮑水注鮑水入  
路高渠水注之水首受澤水  
庚後堰水北有渠山有燕  
劉王三陵故以庚後名堰也  
自堰故分東道南又東  
北道劉靖碑其詞云魏使  
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  
北將軍建威侯侯國劉靖  
字文舉以嘉平三年五月  
薨高平河遷庚後過關車箱



梁其過表云：此則此文當曰  
唐及陸學五場於水以陸學  
之字誤國正字誤作大也  
既於字年過即長揭字作  
圖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  
名輕淺以弘塔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  
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眾益  
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特人莫不稱善 晉  
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昇升保有江漢  
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街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備儻有大  
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各臣列  
傳所誦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闕去闔門自守  
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  
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

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

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統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

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

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  
釋而也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答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

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

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卓



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鬼行官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錢氏大所曰以朗為當作  
朗以為伊顏以下乃朗  
鍾繇王粲之論今本誤倒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榮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翹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翹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謂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頤氏之子其始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厲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



政證曰北宋本作鄭字  
仲子晉驃騎將軍 百官  
名下無老字

何氏傳曰張雄當作雄張  
倉慈傳上姓雄張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字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  
太尉大司馬時字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以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初  
與俱徙趙各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各字君初子鄭字子晉驃騎將軍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  
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  
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  
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  
跲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  
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  
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屯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  
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  
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書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則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救  
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請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  
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何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  
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  
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警太原烏丸王魯普使屯池陽以備肅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  
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  
妻已出城州部乃覺吏民又畏皆善則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模等使逐昔馬負其妻重  
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音叛悉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  
習前後有策略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封為關內侯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  
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觀其骨肉義非別類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

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彤俱

儒術所在名為閹者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彤駸吏王思欲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

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貌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

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世有思婦病母者嘗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

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患怒自起逐蠅不待得遂取筆擲地踴躍之時有丹楊

施畏魯郡侯頭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頌位宰守苛虐尤甚以

善修人事不廢於世京平中為弘農太守更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便為不急遇無輕重輒碎其

頭又亂杖撻之率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首每出行

陽教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議不來者輒發笞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

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夜使幹睡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

相檢驗皆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問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

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嗣入頓頭責之嗣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見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

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

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商好刀

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

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

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

無所屬寇嶠澗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

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



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悉  
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  
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  
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救

家具設資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恃乎張德容重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  
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宰難違其旨乃  
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  
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城令太祖定  
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畧曰楚為人  
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  
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  
富貴之秋也太守不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  
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  
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  
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  
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  
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  
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  
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  
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樛蒲投壺歡欣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  
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執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小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

未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滎中郗嵩去唯英獨從 典畧曰韓遂在滎中其摺聞行欲殺遂以昨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兵數十年今雖能收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復爾夏侯之衆不足以及我及不能久留且思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關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效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畧曰關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或擊勝之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子折因以折矛擲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大  
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則謂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  
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  
奔所處又挾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  
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  
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繇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  
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  
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  
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  
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誅議自平安也雖然宰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  
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  
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鄆  
齊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守將乙條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鄆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  
鼓吹設道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候條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疑眾得聲救之空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翹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濟燉煌張恭周生列等終  
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押英英  
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上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秋謹曰位至二千石手尋  
既文義至當作止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諡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魏書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各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善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

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眾入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令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

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

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

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

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

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

是時諸州皆屯戍恢為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

進必將為患於是有人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

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

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

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

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

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為朕執事忠

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畧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各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宇宿其明無何著袴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少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乃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叩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從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

逵從密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輿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鬲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平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

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槪折脚坐免



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察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者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癯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王簿吾聞十人割癯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癯愈大達本名衢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典喪事

魏畧曰時太子在鄴

鄆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瀕於是軍中騷動羣寮忌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為下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賓嗣王太子立空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饗食時鄆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

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

達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向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為豫

州達進曰臣守大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北民計無違天人之言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微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達休軍幾無救也魏

曰休惡達進遲乃阿責達遂使主者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於民彼雖輕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易為以是稱說賊獲之心耳今恐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張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墓諡曰肅侯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

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老長遠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

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厥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 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問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兔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李沛二人繼達後耳字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雜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謔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聞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而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急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還溫信者二人不語所之皆數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使各給快馬遂辭尚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其使從者所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誓平上饋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勿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關循表而東從東關表又循關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謂遂歷太祖營而徑南過從南關後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甚喜鼓譟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手事豈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入持火字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耀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字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而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

追擊尚尚走平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宜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宜之乎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聞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各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為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冬飢窮沛課民畜乾糶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糶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櫛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梁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任譙開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 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糶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 鄴討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持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寧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父陽亭鄴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云 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威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峻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  
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  
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  
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  
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  
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  
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  
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  
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政證曰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



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

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方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祗行後祗白以為就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

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

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

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

嵩兄贖字元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飢荒之際

收郵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際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畧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飢窮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行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大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

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導魯破則餒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書曰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

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封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宜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撫彫殘外場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翹演等鳴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協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二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異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畧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魏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魏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則知其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侯植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異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而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如偶况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

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

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

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

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志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三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

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傳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特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為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畿意於諸事言此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

張晟寇殺澗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

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陳氏果言曰政當作政是時  
畿在陝津或雷許下不得相  
謀也



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邱音豆魏略曰初張與衛固少相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人作河東也固塞本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

將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乎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傳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忘食

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

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

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

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

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

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

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

邑父老自相責怒曰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

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

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

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

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

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祚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名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諡曰戴侯子恕嗣顯以天下智于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

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既情愛發中又直率馬以驥令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翼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字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搢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收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忽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繇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繫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爲迂濶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此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史  
行部郎荀俊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爵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爵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闢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何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幄帷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嚙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忽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上徙武威嘉有親

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嘗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有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允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畧曰恕在弘農寬

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備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八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欲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諸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望顯師卡陳者叙錄備孟康為安平廣宗人後封廣陵亭侯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  
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係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  
渤海太守徵入爲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場因其起家爲河  
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場因其起家爲河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  
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下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割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容而後  
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吝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  
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爲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  
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憫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垂至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  
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之體又著興性論一篇益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畧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

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

問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授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  
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  
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  
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奉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

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而識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于寬字務叔  
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  
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  
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即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  
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儼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儼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  
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殺斌子又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諱字士信微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闡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

少傅半東將軍坦弟何字士度位南兖州刺史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襲爵父愛何言名傳之遂  
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輟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問選為僕陽王文學遷領軍  
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  
諫議大夫眾字

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  
畧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

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

德據阿衡之重任秉節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當變生其豎不遠又為陳時  
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賴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言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

兵起卓會議大發兵擊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  
悅曰如此兵無益邪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

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  
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

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懷懾服二也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  
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嘯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雖雄

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  
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眾力

將人人基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瞻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  
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載挾矛弦弓負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警驅群羊向虎

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渾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  
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

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  
戰有三人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

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椰根  
矩濤高直亮群上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感終見滅於秦吳

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敗踰梁陽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激不義者必不相然讚  
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不承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彼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眾以輕威  
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畧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  
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畱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

渾將泰小子表



避難淮南表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郟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村落齊整如。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秋曰：泰子袁字材叔，泰與華歆前故善，見袁曰：鄭公業為不士矣。初為臨苗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袁為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詔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熒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狼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巳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魏畧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誠道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熒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澆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樓犁，又教術澆，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熒煌俗婦人作裙，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熒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國孔也。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

良二千石。壘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

千石取解司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

民以開月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

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萊園使吏役閑鋤治又

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災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

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

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

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自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

坐以為斐直謝乃私推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

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斐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

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積留十餘日

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

曰我心不願平原故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

頌之也令孤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九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轉出到

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城遂圍毛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問見之疑其衣冠也問

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於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

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

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龐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

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剛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

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

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

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

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

經論治體蓋有觀焉





魏書十六

魏川中鳳蘭  
氏書印

三國志十六



